



Jeanette Winterson

SEXING THE CHERRY

给樱桃以性别

[英] 珍妮特·温特森—著 邹鹏—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给樱桃以性别

[英] 珍妮特·温特森 著 邹鹏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Sexing the Cherry

Copyright©1989 by Jeanette Winters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, LLC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2012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登记图字：01-2010-822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给樱桃以性别 / (英) 温特森 (Winterson, J.) 著 ; 邹鹏译. —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133-0683-6

I. ①给… II. ①温… ②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4998号

给樱桃以性别

[英] 珍妮特·温特森 著 邹鹏 译

责任编辑：东 洋

责任印制：韦 舰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 刚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：010-88310888

传 真：010-6527049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：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：6.5

字 数：117千字

版 次：2012年6月第一版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3-0683-6

定 价：25.00 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献给梅拉尼·亚当斯

霍皮人，一个印第安部落，有着与我们同样优雅的语言，但没有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时态。界限并不存在。关于时间，这说明什么？

物质，最为坚固和最为人知的事物，你正握在手中和构成你身体的事物，现在却被告知成了最为空荡的空间。真空和光点。关于真实世界，这说明什么？



我叫约旦。这是我看见的第一件事。

那是在晚上，时间大约是十二点差一刻，天空分成了两半，一半多云，一半晴朗。云悬浮在树林之上，在云与树之间没有一丝缝隙。在河流和新犁的田地上方，是那片晴朗的天空，即将盈满的月亮散发出黄色的光晕，折射在水中的船头上。田地的对面，山的一面斜坡上站着一群牛，没有动，睡着了。此处唯一的房子里闪现的光，像是精灵城堡前护城河上的灯光。树木围拢着它。一匹马在院子里乱跑，蹄子踢在石头上，溅起了火星。

然后便起雾了。来自河面上的雾，薄薄的，盘旋上升，像是教堂墓地里的鬼魂，随后带着瓶中巨人的力量变得浓稠了。芦苇首先被吞没，然后是树干，然后是树杈与树梢。唯有树顶浮现在

浓雾之上，为群鸟保留了悬浮的岛屿。

牛群全被吞没，护城河上的灯，像一座灯塔，忽隐忽现，切割着空气，像是一把闪光的剑。

雾气向我涌来，那片晴朗的天空被遮掩了。空气微冷，我的头发湿了，而我没有暖手炉。我试着想找到路，但我发现的全是瞪着眼睛的野兔，泰然自若地站在田野中，然后跑向石头之间。我开始在我身前张开双手走着，就像那些在睡梦中遇到麻烦的人。我用这种方式，第一次在我对面勾勒出了自己脸庞的轮廓。

每一段旅程的线路——那些没走过的路和被遗忘的转角，都隐藏着另一段旅程。我想记录下的旅程不是我已走过的，而是那些我曾有机会走过，或者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方，我有可能走过的旅程。我可以告诉你真相，就像你会在日记、地图和航海日志中发现的那样。我可以忠实地描述我所见到的，我所听到的，给你一本旅行书。你可以追随这本书，用你的手指跟踪那些旅程，在我去过的地方插上红旗。

对古希腊人来说，隐秘的生活需要隐形墨水。他们在写普通的一封信，而在两行字之间则用牛奶在写另一封信。要不是有人很清楚地知道在信上撒些碳粉，这些信件看起来再平常不过了。信上写些什么已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生活显现出了未被察觉的一面……

直到现在。

我发现我的生活是隐形书写的，它挤压在事实之间，正在脱离我飞舞着，像是十二位跳舞的公主每个晚上飞出窗口，然后每个早上衣衫不整地回家，全然不记得发生过什么。

我像是位猜疑的父亲般决意自我监视，企图在穿过刚刚显现在墙上的暗门之时抓住自己。我知道自己放荡，因为我的所爱永远不在家里。我让自己逃离，像影子一样行走在这个世界上。离开自己的时间越长，我越是沉迷于由于意识到这个想法而成为的自我。有时，在我的同伴中，有人会在我的面前打个响指问：“你在哪儿？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但慢慢地，我开始找到另一种生活的证据，而它也慢慢地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“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。”¹

母亲在河边的烂泥中找到我的那天，在一块金牌上刻下了这行字，把它系到我的脖子上。我被塞在一个破麻袋里，像一只即将被溺死的小猫，但我的头却紧紧地楔入了河岸。我听见了狗在向我走近，听见了河水的咆哮，接着便看见一张像月亮一样圆的脸，头发从两侧垂下，在我上面轻轻摇摆。

她把我挖上来，捆在她的双乳之间，她的乳头坚挺得像是坚果。她把我带回家。在那儿，除了五十条狗和她，没有别的同伴。

¹ 源自《以赛亚》51:1。全段为：“你们这追求公义、寻求耶和华的，当听我言！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。”



我曾有个名字，但我已经忘了。

他们都管我叫“狗妇”，那就叫“狗妇”吧。我管叫他约旦，所以他就叫约旦了。在这之前或之后，他都没有别的名字。像他那样臭烘烘地从泰晤士河里捞出来的孩子，能取个什么名字？泰晤士？一个孩子不能叫泰晤士，尼罗也不能，因为他的经历那么像摩西¹。但我想给他取一条河流的名字，一个不受束缚的名字，仅仅是因为水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。女人生育的时候，先破羊水，再把孩子挤出来，然后那孩子就自由了。我也想从我的肚子里挤出一个孩子，但你得有个男人来配合。没有男人跟我配合。

约旦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，他总是坐在我身上，像苍蝇栖息在粪堆上。我像粪堆养育苍蝇一样养育了他。可他一旦吃够了本儿，就离开了我。

约旦……

如果当初给他一个死水塘的名字，也许就能让他留在我身边。但我给了他一条河流的名字，河水一涨潮，他就溜走了。

1 圣人摩西是从尼罗河里被捞出来的。

那年约旦三岁，我带他去见了个稀罕物，从此便落下了让我失败的根由。当时有传闻说有一个叫托马斯·约翰逊的人带回了一种全英格兰从来没有见识过的水果。这个托马斯，尽管他已死了二十年，是个贩卖草药的医生，但我得说他的本事肯定不止这些。当女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上异常臃肿又没来月经时，她们就会独自提着灯笼去找这个约翰逊。从他那儿出来后，她们的身体平坦了，脸上挂着微笑，说是给用了榭寄生、猫薄荷¹那些草药，但我觉得他是把那东西吸出来送给魔鬼了。

不过呢，既然是大白天，又有一群看热闹的人，就当是去看狗斗熊²的把戏好了。我拿一条狗链牵着约旦，推开那些蠢货和下作货，挤到了最前排。约翰逊正在那儿准备向前来参观的人收费。

我把约旦举起来，告诉约翰逊如果不快点儿揭开那块破布让我们看看那稀罕物，我就会把他的脸摁到我的大奶里，使劲摁，摁到他窒息，摁到他后悔吃过他娘的奶。

他嘀咕着，从脑袋后面拿出一个彩色罐子。我想，他不会在我面前放出一个舌头分叉、卵蛋像宝石一样的精灵吧，于是我抓住他，按到我的裙子里头。他很快就又是咳嗽又是哭喊起来，要知道我已有五年没有换过裙子了。

1 这是两种欧洲传统的草药，被认为有调经和堕胎的作用。

2 狗斗熊 (a dog and a bear) 指的是一种在十九世纪流行的斗熊活动。在斗熊的过程中，熊被拴起来，只有小范围的活动空间。围观的人主要看的是人和狗轮流激怒并击败熊的过程。

“那好，”我边说边把他像只黄鼠狼一样提起来，“你说的稀罕物在哪儿？”

“上帝保佑我！”他哭喊道，“尊敬的女士您先让我回回神儿！”

但我才不信他那一套，我自己把布给掀开了。我敢发誓那东西根本就是东方人的下体。又黄又青又长。

“夫人，那是香蕉。”那下流胚子说。

香蕉？看在上帝的份儿上，香蕉是什么？

“天堂里肯定不长这玩意儿。”我说。

“事实上它就是从天堂里长出来的，夫人。”他说。他的脸肿痛的，像是一条有毒的眼镜蛇。“这种水果来自百慕大群岛，那儿离天堂很近，您可永远都到不了离天堂那么近的地方！”

他把它举过头顶，围观的人群没见过那玩意儿，大笑着，彼此轻推手肘，询问是哪个破落户穷得要把命根子给卖了。

“这要不是涂了颜料，就是感染了疾病，”我说，“世上哪有这种颜色的东西。”

约翰逊扯着喉咙大叫，试图盖过人群的嘈杂声……

“它可不是哪个倒霉蛋的耙子！是树上结的果子！剥开皮就可以吃了！”

这时大家都吐了。没有一个正经女人会把那话儿放进嘴里，而对一个男人，则是食人族的行径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不进教堂、不接受基督鲜血的洗礼，难道就是为了像异教徒那样吃我们自己？

我拉起狗链子准备把约旦带走，但拉到手里的却只有一条狗链子。人群里到处都是赤脚、破烂袜子，和一个绅士的皮带。我扎进人群中四处找他，但他不见了。我的孩子不见了。我像牲口一样嗥叫着，如果不是有个下流胚子拧着我耳朵往约翰逊那邪乎的桌子下面看，我将会一直嗥叫下去。

我看见约旦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他站着，举起双手，凝视约翰逊头上的那支香蕉。我将自己的头贴着他的头，顺着他的目光望去。我看见深蓝的水拍打着灰白的岸，枝叶绿意盎然的树木，带有嘉年华彩纹的鸟儿和一个缠着腰布的老人。

那是约旦的第一次航行。

伦敦是个污浊的地方，到处都是瘟疫和腐败。我也想带着约旦去乡间生活，但我们必须住在海德公园附近，这样我才能参加赛狗和斗狗。每周六回家时，我总是满身口水，咬痕累累。但口袋里有了钱，我就什么也不缺了，只需要有个人陪伴就好。

我的邻居，她长得那么黑，又没有头发，以至于有两次被当成了一块裹着平纹细布包裹着的腌牛肉，而她宣称自己是个巫婆。没人知道她到底有多少岁；一个脖子上面装着个跟足球一样的皮革脑袋、脖子下面裹着一堆令人难以置信的毯子做身体的东西能有什么年龄？我和其他人从来不曾见过她裙子底下的脚，所以没人知道她是用什么走路的。她的那双手总是扭着晃着，看上去像

街头艺人携带的皱皱缩缩的猴子。她很少移动，但那双手却从来不闲着，不时地挠挠头，搔搔大腿内侧，继而又去抓点吃的，捣成方块塞进嘴里。我不是惯用刀叉的人，但当着外人的面我还知道怎样吃东西。我知道要把面包当盘子，将少量炖菜放在上面，这样才不会滴到裙子上。可看看她的下巴，不用什么巫术就可以占卜出近三个星期她都吃了些什么。我捡到约旦的时候，他被泥巴裹得严严实实的，简直可以被当做刺猬烤来吃。她帮我将他洗干净，并确定了他的性别。我在用热水泡过的海绵软化他身上的泥巴，这段时间，她一直在用手指快速地刮落那些碎泥，像在处理一只狩猎归来的狗。

“他会让你心碎的。”她很高兴在离家这么近的地方发现了不祥之物。“他会让你爱上他，然后让你心碎。”

她停顿了一会儿，把耳朵贴近他的胸口。他的心跳声顿时充满了整个房间。

“会有很多人想要得到这颗心，但没人能得到它。只有一个人可以，但她会把它拒之门外。”

这个干瘪的丑老太婆差点儿在喋喋不休中把自己给噎死，我不得不使劲拍打她的后背，直到她咳出口浓痰，然后感谢我的辛劳。说实话，我其实也可以直接像弄鱼骨头一样拍断她的脊椎骨。如果我那么做了，我们的命运可能会就会改变，因为命运可能就悬挂在任何一个时刻，在任何一个时刻里都会改变。我应该杀了她，

为我们找到一个不同的故事。

她缓慢地走进了夜色，我则紧随其后。

那时我是隐形的。我，那个穿过任何一道门都需侧身的我，却能像在教堂里唱着颂歌的苗条生灵¹那样轻巧地融化进夜色里。唱歌是我所喜欢的，但不是在教堂里，因为牧师说，怪兽状滴水嘴应该一直待在外面，不应该在唱诗班座位中寻找落脚处。于是我在自己肉身的山峰里唱歌，我的声音像芦苇一样修长，我的声音里也没抹猪油。我开始唱歌的时候，那些狗会安静地坐下，那些在夜里路过的人会停下他们的窃窃私语，想起另外一些时光，一些幸福的时光。而我也在唱着另外一些时光，一些幸福的时光，尽管我知道那不过是我的臆想，我从不曾在哪里经历过。但如果我能描述出那个地方，即使地图上不存在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一天晚上，约旦带我出海。我们在日落涨潮时出发，驶出泰晤士河航向大海。一路上我都在不停地往回看，惊叹于我异常熟悉的事物消失得如此快速。约旦说星星能带你去任何地方。在我们两侧，低矮的房子悬浮在水面上，几根柱子撑起房子的地板。在这些柱子之间的水面上游荡着一些挖泥船，船上的棍子搅动起大量的黑色泥土，将垃圾送进他们的藤篮里。一个星期前，一艘

¹ 这里指的是天使。

挖泥船找到了一个锚，据说是罗马时代的——那时我们英格兰人都还是发长及腰的野蛮人。挖泥船上的人是没有尊严的，他们可以为了任何东西，投身于污泥之中。的确他们中有个家伙在切尔西西区住着豪宅，但即便他和他老婆还有他们家的孩子发达了，他们还是跟滋养他们的垃圾没有区别。她是一条棕色的绳子，而他是一大坨屎。他们的小孩会像兔子拉屎似的把草坪填满。我是一个罪人，一个普通的穷人，但如果我能赚到足够的钱买一条珍珠项链，我就会先把我的脖子洗干净再戴上。

为这次旅行，约旦让我穿上我最好的衣服。我就照他说的戴上了一顶羽毛帽子，像是鸟巢窝在树上。他让我在一个舒服的位置上坐下，又问了我十多遍够不够暖和。我很暖和，我正在看着这个世界。

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，约旦绕着船的两侧点起了灯笼。他来到我身边，说这是一年当中最为短暂的一个晚上，几个小时后太阳就会升起，而我将看到一些我从未见过的事物。他没有再说别的，而我则绞尽脑汁去想着他为我准备了怎样的奇景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比大多数人都见多识广，我甚至见过一个埃及的木乃伊。我并没有看到木乃伊身上的绷带，但我可是亲眼瞧见了途径伦敦运往恩斯顿的镀金棺木。那是亨利埃塔皇后送给她最为宠信的一位臣子的礼物，他曾建造了一座摆满了大陆上各种发明的奇异花园。

我还见过香蕉。

那么，约旦到底能为我准备什么呢？

我们在船里等待着，浪花轻柔地拍打着船身。约旦跟我讲起了他去过的地方的故事，和他带回英格兰的各种植物。他见识过法国所有的路径，意大利的也一样。他还跟约翰·特拉德斯坎特去过波斯。约旦把第一颗菠萝带回英格兰后不久，特拉德斯坎特就去世了，但在那之前，他那位于兰比斯¹的房子里早已塞满了他从世界尽头带回来的稀罕什物。那所被特拉德斯坎特称之为“诺亚方舟”的房子放置了太多稀罕物，以至于前去拜访的客人甚至都找不到地方搁帽子。很多伟大的人物都去过那儿，包括国王，而我也见过国王。到底还有什么是我没见过的？

“看！”约旦说。

我们已置身于海洋之中，灰色的水面上不断翻卷起白色的浪花。远处，在水天相交的地方有一条细细的线。没有鸟，没有楼房，没有人，也没有别的船只。一阵微风吹过我们。

我们便看见了太阳。我们看见太阳从水面上升起，它的光线越来越响亮，直到如果不大声嚷嚷我们根本就没法听见彼此的声音。我看见太阳爬上了约旦的脸，看见了灯笼最后的一丝光辉。迎着月亮最后的踪迹，一群海鸥飞起。它们凭空出现，就好像是

¹ 兰比斯 (Lambeth)，伦敦南部的一个区。

从太阳里出生的。

我们一直待在原地，任凭海水摇晃，直到夜航的捕鱼船队悄无声息地出现。他们呼唤我们，给约旦扔过来两条鱼，然后看着我，又多扔了条鱼过来。

我已买了一条面包，我们做好我们的早餐，将剩下的丢给那些盘旋着的海鸥。我们背对着太阳起程回家了。进入泰晤士河的时候，我曾回头看了一眼。我所能记得的是熠熠闪光的水面，和世界的尺度。



熠熠闪光的水面和世界的尺度。

自从离开住在乌黑的泰晤士河畔的母亲后，我曾一次次见识过它们，但在我的心里，我总是会回到相同的地方，那个尽管不是最美也不是最令人惊奇的地方。

为了逃避世界的重量，我时常把身体留在那里，与别人交谈或进餐，穿行于一条条蜿蜒的街道，来到一座背街的房子。

这条街上的灯光很暗，街面也很窄，我张开双臂就可以碰到两端。石头崩塌，鹅卵石并不平整。挤满街道的人群相互叫喊，他们的声音从攒动的人头上方升起，飘向教堂尖顶和那口白日将尽时敲响的大铜钟。他们的言语升起，在城市的上空形成一朵厚